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孽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
小說典藏
大庫民國通俗小說典藏
大庫民國通俗小說典藏
大庫民國通俗小說典藏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孽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孽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7-5205-0059-3

I. ①孽…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1276 号

点 校: 清寒树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8.75 字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 一 回	1
第 二 回	16
第 三 回	33
第 四 回	51
第 五 回	64
第 六 回	82
第 七 回	98
第 八 回	115
第 九 回	133
第 十 回	151
第十一回	167
第十二回	184
第十三回	204
第十四回	225
第十五回	241
第十六回	265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79
-------------------------	---------

第一回

上海，多繁华的，多美丽的，它是一班青年男女理想中的乐园。然而，上海象征着一个街头的神女，她花朵一般美丽的外表，终掩不住她内心齷齪、卑鄙、阴险混合凝结成的毒素。

1943年的上海，突然地变了，变得很快，变得出人意外的，于是上海是将要坍了，像得了时疫症般的，有的疯狂了，有的凋零了！过去坐汽车、住洋房、怀着粉红色的甜蜜的“梦”的人们，现在，“梦”到底还是一个“梦”。

天空灰褐色的，像一个失意人的脸，愁眉不展，浮现了悒郁和苦闷。纷纷的细雨，是它悲哀凝结成的泪水，扑簌簌地不停地滚落下来。秋风微微地吹荡着树叶儿，雪瑟的声音正像一个苍老的长者叹息：唉！这一个社会，丢送了几许青年人的前途！

“呜！呜……轧哧！轧哧！”

在气压很低的天空中，那一声火车汽笛的长鸣，似乎更觉得响亮一些，接着在车站上当当的声音敲了两下，只见长蛇似的火车已驶进在月台旁停住了。它好像累极了，虽然已经停住了，不过它还急促地气喘着，显得那一份儿疲倦的样子。

“司马先生，那安老院离开车站还有多远？你瞧天空中的雨是愈落愈大了，那可叫我们怎么办呢？”

“离开车站还有两三里路光景，你别着急，我们出了车站，再想办法吧！早晨我见天空暗沉沉的，原想带件雨衣，后来因为见天空并不落

雨，所以也不带了，谁知此刻却落雨了，而且落得那么大，真叫人讨厌！”

二等车厢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男的身穿西服，外披雪花呢的秋季大衣，女的却是个村姑的装扮，十分的朴素，不过她脸部的秀丽是并不因她的朴素而抹杀的，自然地透显出幽美温文的风韵。在火车进了车站之后，那姑娘微蹙了两条弯弯的眉毛，秋波掠了那少年一瞥媚意的目光，低低地问。从她这一种西子捧心那般意态上瞧来，可见她芳心中是感到这一份的忧愁了。那少年一面拉着她手站起身子，一面跟着旅客们向车站里走下，他抬头望了望天空中纷纷的细雨，心里感到憎恶的神气回答。

在瞧过《罪》的小说的读者当然明白他们是什么人，不过没有瞧过《罪》小说的读者，当然不会知道，所以作者在这里还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原来，那男的是司马文，女的是丁智仙，智仙在医院里休养了几天，她的腿伤完全好了，司马文已经得到母亲狄飞霞的许可，预备智仙出院后接到家里去安身。飞霞若瞧中意了，便把智仙收为义女，瞧不中意，留作丫头，使智仙总有一个安身之所，司马文听了，当然很感激母亲，至于智仙本身，那是更不用说的了。今天是智仙出院的日子，司马文一早就来陪伴她出院，智仙的意思，在未到司马文家之前，先到昆山安老院里去瞻望一次爸爸，表示自己做女儿的一些孝心。司马文认为父女天性，这是理所应有的请求，他很同情，而且很赞美，所以便答应智仙，伴她一同到昆山来了。

两人和旅客们像鱼贯般地走出了车站，车站外停满了许多人力车，车夫都纷纷上来兜揽生意。司马文拉了智仙一下，微笑道：

“我们可以坐车子，你不用急躁的。喂！安老院里去不去？”

司马文一面说，一面回头又向车夫们问。谁知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车夫们听了司马文的话，一个都没有理睬他，自管向别个旅客们去兜揽生意，这叫司马文真弄得有些莫名其妙，心中不免有些生气。智仙也奇怪得了不得，秋波脉脉地逗了他一瞥猜疑的目光，说道：

“这是怎么的一回事？他们都不理我们呢？”

“可不是？我也不明白他们的意思，难道怕我们坐车子不出车资不成？”

两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只见有个头戴竹笠、脚踏草鞋的老者走近他们的身旁，含了微笑，问道：

“两位要上安老院里去吗？我可以送你们去的，因为这儿到安老院去的那条路，中间还有条阡陌交通之路，人力车是没法拉过去的，况且又落了雨，那边全是泥水路，一不小心，就有翻车的危险。我是推小车子的，素来走惯这一条路，一定可以把你们送到安老院里去的。先生，你们站着，我把小车去推过来好吗？”

司马文听他这么说，方才恍然想到了。那天送丁兆良到安老院时，人力车也只坐到一半的路途，后来还是步行到那边的，因为阡陌交通的路，除了行人能经过外，是只有独轮车可以过去，不过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天空落着雨水，我们总不可以淋漓而去的。这就向那老者摇了摇手，连忙说道：

“慢着，慢着，你瞧天空中落着好大的雨，叫我们难道淋着坐车吗？”

“不，不，我有雨伞给你们撑起来的，你们放心好了。”

那老者连说了两声不，便笑着去推车过来了。智仙沉吟了一会儿，很感叹的神气，望了司马文一眼，说道：

“司马先生，你瞧这推车的年纪不小了，至少有五六十岁的光景，他还有这一份气力来推车子吗？”

“也许他自小就干这一个买卖的，虽然是怪可怜，不过为了生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回头我们多给他几个车资就是了。”

“司马先生，你真是一个慈爱的青年。”

智仙听他这样说，频频地点了点头，可是她既说出了这一句话，倒又怕起难为情来，红晕了粉脸，微微地别转身子去。这时候，那老者已把独轮车推到车站旁来，司马文见车上果然撑着一顶雨伞，遂拉了智仙的手，匆匆地下去，一个人坐在一旁。那顶雨伞虽然并不十分的大，不过有此一遮盖，两人头上、身上的雨水到底是不容易再溅上的了。老者

在他们坐稳了之后，方才向前辘辘地推着进行了。真的，司马文坐这一种独轮小车，从生以来还只有破题儿第一遭尝试，起初他心里有些害怕，因为他怕这车子有倾翻的可能，不过在经过一程子路途进行之后，他的心也就安静得许多了。独轮车辘辘地不停地进行着，四面的景物也愈发冷清起来，静悄悄的，在秋天的早晨，落着这洒洒的雨点，在各人的心头上会激动起一阵无限悲凉的意味。司马文觉得太寂寞了，脑海里的思绪总会趋向于悲哀上去，回眸望了智仙一眼，只见她紧锁着柳眉，两眼凝视着前面灰茫茫的天空落下那些千丝万缕的雨点，她的眼角旁好像已经展现着晶莹的一颗了。司马文明白女子的心灵是比男子更脆弱、更善感的，为了不要使智仙想着那些悲哀的事情，遂含笑问道：

“丁小姐，这一种独轮车你坐过几次了？我想大概也只有初次尝试吧？”

“不，我已坐过了好多次，我们上回干贩卖食粮工作的时候，曾经也坐过的。司马先生一定还只有第一次坐，是不是？”

智仙回眸瞟了他一眼，摇了摇头，很诚实地告诉他。司马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在这里他需要说一句谎话道：

“我已坐过好多次了，丁小姐，你别难受，你爸爸住在那边倒也很热闹的，因为日子久了，他当然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我并没有难受，我觉得一个残废的爸爸，能够有这样好的地方给他安身，这真是他的幸福。”

智仙的粉脸上含了一丝苦笑，纤手抬到眼皮上来揉擦了一下，低低地回答。司马文听出她这几句话中至少是包含了一些颤抖的成分，他心头有些不自在，兼之置身在这一个寂寞荒凉的环境里，他更会感到一阵凄凉，忍不住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司马先生，你为什么好好儿的叹气了？”

“没有什么，你瞧，这寂寞的荒郊，四周是多么冷清，尤其是落着纷纷的细雨，只有我们这一轮小车子在辘辘地进行，不是很能叫人激起一些感触来吗？”

“可不是，我觉得很有些诗情的意味，假使我能够作诗的话，在这

里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题材。”

智仙见他神情至少包含了一些感伤的成分，遂含了妩媚的笑容，把话题拉扯到比较有兴趣的一些事情上去。司马文和智仙认识的时间只不过一星期而已，并且在这一星期中也没有天天见面，虽然感到智仙绝不是一个普通庸俗的姑娘可比，不过还想不到她说出话来总是那么的文雅动听，所以望着她倒是笑了起来，说道：

“丁小姐，你说这些话真有些意思的，瞧这灰白的浮云、迷蒙的细雨、远近的树林、飘飞的落叶，真是无景不是作诗的资料。我想你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不过老伯是个举子，所以你跟在老伯身旁，一定也学会了作诗，现在你倒不妨试一试，我想你富于感情，此刻的诗情也许是很浓厚的吧？”

“不，我哪儿会作诗的？要如我这么的人会作诗，那么作诗的人不是更多了吗？”

智仙听他说了这么一大套的话，也忍不住抿嘴笑出声音来了，遂摇了摇头回答，她的粉脸似乎涂上了一层胭脂那么的红晕。司马文望了她一眼，表示不相信的样子，说道：

“你别客气，假使你不会作诗的话，那你如何说得这些含有诗意的话？丁小姐，你若不肯，那你就是瞧不起我。”

“这可真叫我有些难了，司马先生，不过我胡诌得不好，你可别见笑。”

司马文见她这回笑的表情很优美，因为在这美的成分中还掺和了一些羞涩的意思，所以自觉格外楚楚的动人爱怜，遂很欢喜地笑道：

“你总是喜欢那么的客气，我也不懂得什么的，你只管作吧。”

“也好，我就试试。”

智仙频频地点了一下头，她把脸回过去，两眼凝望着前面的田野、纷纷的细雨，静悄悄地沉吟了一会儿，方才回眸瞟了他一眼，低声笑道：

“我念两首七绝给你听，只怕弄错了韵，请你指正。”

“很好，你念我写，我想你一定作得很好的。”

司马文听她居然能够吟诗，一个才十六岁的小姑娘，他心中感到意外的惊喜，一面笑着说，一面在袋内摸出日记簿和自来水钢笔，拿在手里，望着她粉脸低低地回答。智仙并不理会他的话，她只管沉思的神气，念道：

秋风秋雨满江城，瘦骨支离苦煞人。

红粉飘零身做客，羁愁别恨系中心。

菊有黄花已晚秋，凄风苦雨惹人愁。

老父弱弟尽分离，泪落秋江随碧流。

司马文见她念到这里，眼皮一红，泪水真的夺眶淌了下来，一时辛酸触鼻，也不禁为之黯然神伤，点头说道：

“丁小姐触景生情，把你满腹的心事和哀愁都已倾吐在这两首诗中，我真想不到你还有这样好的才学，使我非常地敬佩。”

“司马先生，你说这些话不是叫我心中感到难为情吗？其实我原不知什么，无非心有所感，随口胡诌几句罢了。”

智仙被他这么的一赞美，她挂着眼泪不免又赧赧然地笑起来了，明眸逗了他一瞥媚意的秋波之后，却又垂下红晕满罩的粉脸来。司马文觉得她的意态有些令人陶醉的魔力，他心里荡漾了一下，情不自禁地把她纤手握住了，低低地道：

“丁小姐，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不过你不要因自己身世孤苦而感到可怜，因为我妈愿意收你作为义女，那么你就是我的妹妹一样了。换句话说，此后你到我家中去住，也就是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你并没有飘零，也没有做客，所以你千万地不用难受。至于你爸爸和弟弟，现在虽然暂时地分离，不过我相信将来你们总有团圆的日子。智仙，我叫你一声名字了，因为我们既成了兄妹，当然再没有称呼小姐的道理了。”

“文哥，我觉得使我们一家三口有今天的日子，这全是你的力量，你真可说是我家的一个大恩人，我也不知该怎样来报答你才好呢！”

智仙被他热烈地握住了手，她觉得有股子电流似的热气灌注到她的芳心里去，同时听他说出这几句温文多情的话，她那颗芳心中不但是得到无上的安慰，而且更感到一些甜蜜的滋味，两颊已笼上了玫瑰的色彩，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文哥，乌圆眸珠一转，又羞涩又感激地表示她的情意是这一份样儿的真挚。

司马文听她这句报答的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在她一个女孩儿家的芳心中也许至少包含了一些神秘的作用吧。在这里司马文感到万分的为难起来，因为自己帮助智仙在当初确实是并没有一些爱她的意思，不过在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因怜生爱，对于智仙这个孤苦无依的姑娘也表示同情了，但是自己心中原有一个张雪鸿在着，雪鸿虽然是雪尘的妹妹，可是她们姊妹俩绝对没有时下的习气，何况雪鸿本身原是个女子中学的高才生。记得那天，我和哥哥在她们家中吃饭，雪鸿因怕我另有爱人而感到伤心泪落，可见她也是多么的痴心对我，这叫我又有办法可以去抛得了她呢？司马文在这么感觉之下，他觉得一个青年是绝不能同时爱上两个姑娘的，于是他把握住智仙的手又放了下来，毫不介意的神气微笑着说道：

“智仙，你又说这些话了，我们既已成了兄妹，那也用不到‘报答’这两个字了，你说对不对？噢，为什么又哭起来？”

“文哥，我心里欢喜极了，怎么还会哭起来呢？”

智仙听他始终没有明显的表示，她芳心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悲酸，虽然表面上是频频地点着头，可是眼角旁的泪水只管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司马文当然表示无限的惊异，遂又向她奇怪地追问。智仙经他一问，方才意识到似的慌忙收束了泪痕，含了不自然的媚笑，向他低低地解释。

“可是我觉察你的颊上尚沾着眼泪。”

“也许是雨水。”

智仙乌圆眸珠一转，拭了拭粉颊，很敏捷地回答。司马文不再说什么，望着她微微地笑了。智仙被他笑得怪不好意思的，忍不住羞人答答地又垂下粉脸来。不在这个当儿，那老者把车子已推到阡陌交通的道路

了，司马文见那条路狭得只有一尺光景，独轮小车要在上面经过驶行，至少是包含了一些危险性的，况且推车的又是一个年老的人，万一出了乱子，把车倾翻两旁田野中去，我们还不是成了个泥人了吗？所以他立刻回头对那年老推车的说道：

“你快停下了，这一段路我们自己步行好了，你把空车推过了这一条狭窄的路，我们再坐上来是了。”

“先生，那为的是什么缘故？落雨的天气，满地泥水，你们恐怕要滑跌的呢！”

推车的听他这么吩咐，心中有些不了解的样子，望着司马文的脸，怔怔地问。司马文感觉到那推车的話中至少包含了一层为他们好的意思，这就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可是我怕你年纪老了，推了怪重的车子，还走挺狭挺滑的泥路，难道就不会发生什么乱子吗？”

“不，先生，我推了将近十年的小车了，这些路是走熟走惯的，你们看它路狭，可是我却把它当作平坦大道一样的。先生，你不要害怕，我绝不会使你们受惊的。”

推车的听了司马文的话，他不禁呵呵地笑起来，一面向他们告诉，一面把小车已在狭小的阡陌路上推行了。智仙见司马文有些害怕的样子，遂瞟了他一眼，悄声儿地笑道：

“这一种狭路我也坐过了好多次，你把眼睛不要往下看，只要向前望，那你就一些不会害怕了。”

“对了，这位小姐的话可就是经验之谈了。”

推车的听智仙这么地说，遂在旁边插嘴回答。智仙回眸见他年纪至少已有六十多岁，不过精神甚为饱满，看上去真比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更有劲，一时不禁问道：

“你说推了近十年的车子，那么你家中难道没有儿子吗？为什么到这一般年纪还在干这样劳苦的事情？那你也太可怜了。”

“儿子吗？说起来可不少，我倒有五个哩！”

“什么？你有五个儿子吗？他们都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们不养你老

子吗？”

司马文听了推车的回答，他愤怒得几乎跳起来，有了五个儿子的老父，还在干这种劳苦的事情，养儿子还不如养蛋一样地没有用吗？他暗自地骂着，这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是杀不可赦的。但是推车的老者，他听了司马文这些话，脸上却浮现了欣慰的微笑，不过他的眉宇之间却同时浮现了沉痛的颜色，叹了一口气，说道：

“先生，我五个儿子他们都一个一个地抛掉我走了，只剩下我这个孤零零的老头子，所以为了生活，不能不干这些推车的工作，但我倒也并不觉得怎么的劳苦，因为我精神永远感到快乐和安慰的。”

“永远感到快乐和安慰的？”

司马文惊奇得目瞪口呆的样子，向他这样地反问，接着他用了愤愤不平的态度，哼了一声，又问下去说道：

“那么你难道不恨你的儿子吗？他们抛掉你这年老可怜的父亲，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呀？你也太老实了，我一定要给你设法去告他们忤逆不孝的罪恶。”

不料那推车的听了这话，却哈哈地大笑起来，摇了摇头，说道：

“先生，你真热心仗义，我心里很感激你，不过他们抛掉我年老的父亲，是去干比奉养老父更重大、更要紧的事情去，所不幸的，消息传来，他们五人之中倒有四个是已经死了。我虽然沉痛，但我也欢喜，他们到底是尽了他们青年的责任和力量，现在我祈祷着我远隔千山万水的老三，能够有和我见面的日子吧。”

“啊！我误会了，原来你的五个儿子抛掉你老父是这么的一回事呀！老先生，你太伟大了，你也够安慰了，确实，你的精神是永远快乐的。”

司马文这才有所恍然大悟，在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眼泪大颗地已跟着落下来了。智仙的眼皮也有些润湿了，她在想过去家破人亡的一幕，觉得眼前纷纷的细雨已变成血花四溅的烽火了。就在这时候，小车子已行完了这条狭窄的阡陌之路。司马文忽然从车子上跳下了，他同时把智仙也拉下了，推车的不懈何意，望着他们俩人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会子。司马文道：

“老先生，你贵姓？我觉得实在不忍心再坐你的车子了，还是让我们步行吧，好在安老院离此已经是不多远了。”

“在下姓林，先生，你这又何必呢？我本是干这个营生的人，请你只管把我当作推车的看待，假若你要这样客气的话，那我还能拿你的车资吗？况且这位小姐脚下还是一双鞋子，只怕要受了凉的呢！来，来，快仍旧坐上去是正经，我赶快地把你们送到那边去，别叫这位小姐的爸爸心中焦急。”

司马文听他这样说，可见我们刚才的谈话他也全都听明白的，回头见智仙脚下的鞋子原比不了自己的皮鞋，因此没有办法，只得和智仙又坐了上去。那林老头子笑了一笑，这才开始把车子推着又向前进行了。在经过十分钟之后，那座古墓形似的安老院的大门已在凄风苦雨中微微地显现在眼前了。它静穆的，它寥寂的，尤其瞧到屋顶上悬竖着那个十字架，使人们心中就会想到安老院里那班老年人的悲哀。小车在门口停住了，司马文并没问他需要多少车资，就付给他五十块钱。他不待推车的说话，拉了智仙的手已向大门里匆匆地进去了。

院子里四周也植着梧桐树和一些不知名称的树木，中间有个葡萄棚，棚下有口井，靠西有个耶稣的神像，他仰着身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着他圣洁光辉的血花。斜风细雨还是不停地飘，梧桐叶子在半空中奏着雪瑟的音调。司马文在这一个环境里瞧到了这一幕寂静的景色，他心头只觉得仿佛已步入了荒墓一样的悲哀，一样的凄凉。回头瞧智仙的粉颊，她已是沾上无数点晶莹莹的泪水了。

穿过了院子，步入了厅堂，这是他们每星期日做礼拜集合听讲的地方，此刻正有许多许多年老的男女坐在里面静静地干着编织的工作，他们也在合作着生产，在听到了司马文的一阵皮鞋声响之后，使他们和她们之间都回过头来瞻望，也许是为了悠久日子不曾瞧到年轻男女的缘故，所以当她们发现了司马文和智仙两人的脸庞之时，在她们仿佛认为是天上神仙下降一样的惊愕和喜欢。大家不约而同地围拢上来，含了笑容，叫道：

“少爷，你们是来探望我们的吗？”

“是的，我们来请你们的安好。”

司马文对于他们这一份样儿兴奋和喜悦的神情，从可知他们这班苍老人的寂寞的心灵内是多么需要青年人的安慰啊！为了不使他们失望起见，司马文含了微微的笑容，向他们弯着腰行了一个四十五度的全体鞠躬礼。他们和她们之间都喜欢过度了，望着两人的脸庞，脑海里在憧憬着自己过去曾经有而已失却了爱儿和爱女，他们和她们的眼泪已一齐地纷纷地抛落下来了。

“请问两位是瞻望谁来的？”

管理员见他们被情感激动得使整个的屋子里空气都充塞了悲哀的成分，这就走上前来向司马文低低地问。司马文向智仙望了一眼，是叫她开口说话的意思。智仙的明眸灵活地只管向他们人丛内望，可是却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爸爸。她很急促地问道：

“老先生，我是瞻望爸爸丁兆良来的，他……他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这说话的声音是我的智仙吗？”

随了智仙这两句话，立刻有个苍老而颤抖的说话声音触送到众人的耳鼓，大家回头望去，智仙瞥眼瞧到那边椅子上坐着的一个老者正是自己的爸爸，他此刻已经颤巍巍地站起身子来，伸张了两手，似乎希望爱女立刻投入他的怀抱的样子。智仙瞧到了这一幕情景，她被情感是激动太过分了，猛可地奔了上去，叫了一声爸爸，伏在兆良的肩胛上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了。兆良的心中说不出是喜欢还是伤心，他抱住爱女的身子，抚着爱女的头发，眼泪扑簌簌地也沾上了他整个的面目。这一幕父女相抱的悲喜剧，把安老院中几个孤零零的老年人都瞧得眼热了，他们在羡慕之中，更掺和了无限的悲哀，因此他们和她们之间也都陪着淌泪了。

“孩子，你的伤好了？你是什么时候出院的？司马先生呢？你一个人到这里来瞻望我的吗？”

良久之后，兆良慢慢地推开智仙的身子，他颤抖着手摸索到智仙颊上去拭泪水，用了十二分慈祥的口吻向她低低地问着。智仙取了手帕，也给爸爸拭眼泪，一面回答道：

“爸爸，我在今天早晨才出院的，是司马先生陪着我一同到这儿来的。”

“老伯，你这几天身子好吗？”

“哦！司马先生，我太感激你了，你待我们这么的好，真叫我们生生世世都报答不完了呢！”

司马文这才走上两步，向兆良鞠了一个躬，低声儿请安着。兆良虽然是个失明的人，不过他的听觉是相当的灵敏，他知道司马文已经在他的身旁了，遂把手摸上去。司马文知道他要和自己拉手，这当然是要和我亲热的意思，于是立刻和他的手握住了。兆良既拉住司马文的手之后，他是感动地说出了这几句话。这时那个管理员向他们说道：

“丁先生，你伴他们到卧室内去谈一会儿吧。”

兆良明白是怕妨害了大众工作的意思，遂向管理员道了谢，伴着司马文和智仙一同到他的卧房内去了。兆良住的卧室是五人合住一间的，虽然很简陋，可是倒也收拾得很清洁。司马文见兆良在这一间房中好像已很熟悉了的样子，他走到桌旁要去倒茶，遂忙说道：

“老伯，你别忙，我们又不是客，你还倒茶干什么？”

“爸爸，你自管坐着，我来倒茶吧。”

智仙是个聪敏的姑娘，她见司马文虽然对兆良说着话，可是眼睛却向着自己望，这就明白他心中的意思，遂走到兆良的身旁，她代替了兆良倒茶的工作。兆良和自己女儿当然是用不到客气的，于是在床边坐下了，向司马文说道：

“司马先生，天落着雨，累你远道跋涉辛苦，真叫我心中过意不去。”

“辛苦不了什么，老伯，你在这里住着还觉舒齐吗？”

“这儿我觉得太舒服了，有住有吃有穿，同时又有工作做，使我一些忧愁都没有了，我觉得这里正是我们这班可怜的人的乐园了。司马先生，这全都是你赐给我的，我生生世世都不会忘记你的大恩的。”

“老伯，你别那么地说吧。”

司马文也在桌子旁坐下了，他手摸着桌沿，含了笑容，向他低低地